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卷第四

三寶尊菩薩造

大域龍菩薩造本論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等奉詔譯

復次此中顯示世尊所說正理如彼頌言

如理言淨性 亦然不可得 性無性違等

種種性定見

此云如理言等者謂隨染分別以智對治諸有散亂是故如理之言世尊於般若波羅蜜多中正說頌言淨性者謂即如理自性清淨光明而能對治彼不清淨諸有散亂頌言亦然者即聚集義此一性等性所有聚集量不可得如理之言即如量義體即無二之智彼能對治此爲決定問此復何等量不可得答此說比量不可得故所有自受非他相所增

如樂等自受若言論安立即如實智自性所得相違他相有增自受不成對治量故此中非彼所知青等相一多性異有分別故是故決定觀察自受成就所行悲愍即非外門所照現性不爲他相有增動亂何以故所有青等諸相勝義諦中無實性故此唯有智如實了知此無過失若於外事如其自受以如是義有所安立即不如義此有過失而非決定見邊成就何以故以樂等受於外諸處無有性故亦非異處有所伺察此中樂等受即樂等自性受非樂等相受此等所說即離能取所取二相之智此非別異所有問若今無彼能取所取識者云何於後有彼識性答此中但離能取所取相彼後識相雖有而非語言表示彼有之性真實表示如理和合是故此

說彼一切識若比量智而非此中和合所成何以故以彼無二之相非有二相領受所行若有二相彼量不成以彼二相而爲對礙如執兔角豈非過失何以故非能取聲中說有智相以彼決定無有性故然以彼識於外青等諸相而有對礙彼一多伺察有堪任性非真實意而亦非識離勝義諦有所取故彼無性等樂取決定所有智相體性此爲能取此爲所取此說無彼能取之相以體及業互相樂取決定性故非智相自受中說能取聲亦無智相互相樂取決定自理如是如所生性故彼如是智相自受中而正安立如其所說離能取所取之性此說爲無二即智相自受現量成就非一切真實顯示和合若復執彼決定無分位性即無二智相中有所動亂種

子隨生不隨智相無二對現所生若執決定無二之相此中還成執著分別非此智相同法之中而得成就是故所有一切義中而成毀謗當知世俗及勝義性決定如是無所有義此中顯明義者如佛所說智即是明世俗即無明若明若無明智如實知別異種類亦無所生是故彼等如實不顛倒相即智明相而爲對治當知決定若彼勝義諦中決定無自性者如虛空雲彼非對治以彼所有如理對治真實所行得相應故如熱自性冷物對治此不實義表示無明亦然以如實義說者此無二智自性因中有其多種若此中決定彼世俗相計有性者此不可說於所行中即有二相智實無二問若如前言智即是明世俗即無明者如是所說豈非此中自語相違

邪以明自性異世俗有性故答明之無二相
即是勝義性此如是說正理成就若世俗所
欲領受古師仙人於此語中亦有異義如餘
處說此不復引此中如後正理頌言性無性
違等所言等者即攝集義非唯如前所說正
理離分別智對治散亂此有性無性相違當
知彼亦決定對治謂如所有種種性等無性
自性離分別智即是對治當知此中若性若
相由智力能顯示正義彼復云何勝義諦中
無有諸色一性等生若復無所有即種種性
定見所言定者是決定義即一性決定以明
力故作如是說云何此中作如是說所以頌
言
說此色唯名 真實無自性 彼自性分別
容受即當止

此言唯名等者謂即此般若波羅蜜多中世
尊所說此色唯名唯名者此即唯想是故真
實勝義諦中有所安立然色蘊相無自性空
謂由如是因故即自性分別於此容受所分
別者謂堅強性等境界自性是故有此分別
增相乃起如自性分別如是所有自性分
別容受多種故此皆止止謂止遣如是等說
皆止自性分別散亂此般若波羅蜜多本母
中復爲前義遣除過失故說頌言
色及色自性 空如先所說 彼自性俱相
分別此止遣
此言如先說等者說謂言說謂即如先所有
彼說何所說邪故上頌言色及色自性此中
空故彼如是說遣彼自性俱相分別上言色
者即是色之自共二相此目共相及色自性

是等皆空於大種等俱相之中起分別增相
彼自性俱相分別對治問此與前第三止遣
俱相分別行相云何答若前所說俱相分別
散亂者彼中色及色自性二俱有故此中止
遣俱相者但爲止其自共相故行相云何所
謂此中堅強性等相差別而有是謂此中俱
相故此止遣此亦非唯止遣如是分別餘諸
分別散亂亦復止遣復次頌言
不生不滅等 所有諸法觀 佛言若散異
彼差別分別

此言不生等者謂即如是世尊於般若波羅
蜜多中作如是說觀於諸法不生不滅是故
如是言若有散異安處此即差別分別若見
色等差別生滅之相即此如是色之自性差
別分別此中當離是即止遣差別分別散亂

此如是說亦復止遣後諸散亂所以頌言
虛假名言等 彼法若分別 聲義二非合
彼非自性意

此言虛假等者即般若波羅蜜多本母教中
和合表示謂虛假名即想分別說如後般若
波羅蜜多本母教中和會別別如是法此分
別之聲所有語言法句義等彼分別俱相是
故聲義二種非自性和合而非世尊最勝意
樂亦非他意樂若於分別工巧造作彼復外
義取著即諸愚者安立動亂如是所行而非
此中有少義可得以外義執著非語義安立
開諸愚者動亂之門此中止遣是相所行隨
轉即於聲義無少可得以彼如是如名分別
不實有故若於所說事相如名分別即非意
樂由彼因故此中一切如名如想分別和合

不實有彼所說事相故非世尊最勝意樂何
以故若如名於義分別即於名義有所增廣
於外事中無實能說所說性故如是止遣如
名於義分別散亂問何等分別耶答謂名分
別彼名亦復無有說者是故頌言

星五

般若波羅蜜 佛菩薩亦然 十六 此所說唯名
離實義分別

此言般若波羅蜜等者謂名離於義如是名
之實義自性分別世尊說言故此止遣何所
說耶是故頌言般若波羅蜜佛菩薩亦然此
既唯名般若波羅蜜多中何處容說有實自
性謂由如來如是言故說名之聲亦無自性
此中所有各別表示佛菩薩名當知於無二
智中非此止遣此復何因是故頌言
所有聲義止 此非事止遣 如是餘亦知

語中義決定

此言所有等者謂即所有聲義二種此說止
遣頌言此非事止遣者謂無二智不止此中
事相作用然彼無言之性不可說故問今所
說義是為正理餘處云何頌自答言如是餘
亦知如是者謂即如是從初所說是義決定
餘謂所餘種類語中亦然了知所謂了知此
義決定此中意者謂於般若波羅蜜多中如
實宣說不顛倒義成就真實了知一切名性
正不可得以此語義施設表示復次頌言

星五

此無所得正 十七 一切名實知 如義性如是
不止遣彼聲

此言此無所得等者謂如義之性彼無所有
不可得故此說為正此何所說耶頌自指言
一切名問何人能實知答即一切智實者不

顛倒義知謂了知即真實知故頌言不止遣
彼聲者謂若聲義二種彼實義性說不可得
以是因故不止彼聲謂以聞智所取之聲不
可止故如是當知決定最勝意樂悲愍所行
悉無障礙如是止遣如義於名分別散亂如
是等義真實意樂說已如順有論頌言

所有所有一切名 彼彼諸法有所說
而彼所說非實有 即一切法同法性
所有彼名名性空 能名之名無所有
而一切法本無名 立以強名而表示

一切唯名此當知 一切想中假安立
彼所聚名差別性 當知彼名無所有
如尊者須菩提所問般若波羅蜜多中決定
止遣聲義二耶故頌釋言
須菩提二離 聲聲義如是 菩薩無有名

我見此有說

此言須菩提等者謂須菩提了知聲義二種
離其安立此中意者聲謂說者之聲聲義謂
所說之義云何菩薩無有名以菩薩名無所
有不可見故須菩提於般若波羅蜜多中乃
有所說此中意者決定一種分別性最勝意
樂中遠離虛假聲別異之性此中決定語言
向義表示是故頌言

般若波羅蜜 語無決定生 伺察唯智者
此義微妙慧

釋五

十八

此言般若波羅蜜等者無謂無所有即般若
波羅蜜多中彼和合語決定無所有無所說
無戲論如是應知一切語言中所說決定向
義云何是向義謂即如前如所說義彼解釋
門頌言伺察唯智者此義微妙慧者伺察者

謂細伺審察此義者即三十二品諸有聲中
總說決定頌言智者即智者之智能知語義
微妙慧者即畢竟微妙清淨之智行相云何
謂即此智於一切境界中無著無壞而般若
波羅蜜多於響聲中有所聞故爲表示此義
所以頌言

若別義分別 相續義除遣 般若波羅蜜
彼言說如響

此言相續義者謂若往若現相續造作之義
除遣者棄捨義謂於如是義棄捨執著何以
故以般若波羅蜜多若見若聞彼有所說皆
如響聲又如金光對現色相以是義故若往
若現相續造作有所分別有所執著皆應棄
捨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中一切所說皆如響
聲是義總略復次爲欲顯明斯義如有頌云

所有諸教勿厭捨 亦復不應生毀謗
見如實已住真實 以彼真實而表說
今此義中總略所成表示頌言

總略如是義 般若等依止 如是義循環
復別義依止

此言總略如是等者所有十萬頌般若波羅
蜜多總略一切如是等義皆依止此般若波
羅蜜多相續三十二品總略攝故如是當知
後無增廣頌言如是義循環者謂於如是義
一向重複循環研覈問研覈何等義耶頌自
答言別義依止此中所說別義之言即問難
別義問謂分別差別問難有所依據謂菩提
分法佛功德蘊於此法中如是重複循環研
覈若如是總略所說所成別義有依據故即
三十二品各別自性收攝循環今此所釋八

千頌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文義普盡所釋所

生福聚畢竟廣大悉用迴向故頌說言

般若波羅蜜 正攝八千頌 彼所得福蘊

皆從般若生

此言般若波羅蜜正攝八千頌者謂此八千

頌般若波羅蜜多中所說自性八千者此之

數量普攝如是數量中義總聚已釋頌言正

者不顛倒義彼正教中何所生耶頌自答言

彼所得福蘊得者獲義如是清淨所成福聚

皆從般若波羅蜜多出生以般若波羅蜜多

出生故所得福聚甚深廣大以是所得深廣

福聚普用迴向一切世間悉令獲得般若波

羅蜜多畢竟勝妙清淨之智於是無虛妄勝

第一義諸正句中如理伺察我此所造解釋

之文所生福聚今此說意者普令一切世間

悉得清淨頌曰

釋迦師子諸苾芻 所有如是福高勝

此所說意利世間 由勝福故住真實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釋論卷第四

音釋

伺相吏切

循環循祥通切 研覈研五堅切

考下革切

